**参加国宗局宗教院校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培训班**

刚晓

楔子

省民宗委6月21日转发了一个《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举办宗教院校教师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培训班的通知》，我们按照通知的要求，并给光泉法师商量之后，确定让我参加。后来办公室说是慧仁法师让把香象法师也加上，而且已经给省民宗委三处联系过了，这样我们就去了两位。

7月5日我们乘CA1705航班到北京。国宗局安排了接站车。说实在的，他们不接可能更好一些，因为飞机准点率比较差，一直等到最后，仍然有两位还没到，实在不能再等了，就不再管他们。到国宗局培训中心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这次培训班总共是121位学员，来自全国85所宗教院校，以及各省宗教院校主管单位的相关人士。有些省来的人和报的名单不符，可能是报名之后又有更换，比如河北伊斯兰教经学院，名单上是褚立民，实际上来的是胡明（我们2009年在北师大培训时是同一个班，所以认识）。

历程

7月6日上午8点30分，大家在综合楼前先合影，尔后到二楼报告厅作开班典礼，典礼十分的简单：

四司戴晨京司长主持开班仪式，国宗局培训中心龚伟辰主任作了个欢迎讲话，介绍了一下培训中心，并希望大家参加他们举办的“第二届‘最美山庄’主题摄影征集活动”，开班仪式也就结束了。

接着就是国宗局张彦通副局长开讲第一课——传达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张局长是5月份才到国家宗教局的，大家和他都不是太熟悉。他自己介绍了是一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后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因为大多是在高校工作，而且是教育学博士，所以对各位学员从事的教育领域，确实是比较熟悉的。这样给大家先拉近距离。

关于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在杭州就有市委统战部董建平部长、省民宗委陈振华副主任讲过，大体上的内容是一样的。张彦通副局长这次所讲，其PPT基本上都是总书记原话、文件原文，还有李克强总理、俞政声主席的话。他的发挥不是太多，不过其系统性比较强，总共五部分，环环相扣的。戴司长总结时说，张局长为了这次讲课，是自己作的PPT——

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4月22号、23号开的，张副局长是5月20日人社部网站公布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的，当时他是不是参加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我不知道。我估计大约是没有参加，不然何至于要亲自作PPT呢，这样才能讲成课嘛～～按分工这课该他讲（宗教院校、四司、培训中心等在他的分工范围之内），不熟悉咋讲？当然了，估计是算不得数的。

张副局长发挥很少，显得讲课氛围不是太热烈，前面第一排有个人是某省民族宗教厅的干部，打起了很大声音的呼噜，场面有些小尴尬。

张副局长说到了一个词儿，我一下子觉得很震撼的，“陷宗教于不义”，这是讲到各宗教问题的时候说的，在讲佛教问题的时候，提到商业化氛围严重，“有人说这是陷害宗教”，上市的主体哪里是佛教？不知道是谁给他说的，他讲课时仅是顺嘴带过，不留意的话也就溜过去了，我一入耳很震撼，所以就记下了”陷害宗教”这个说斯。

培训的时候，说要集中给大家拷课件，结果拷的时候把张局长的课件没给拷（戴司长讲的内容也没有给拷），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拷，好象也没有啥可保密的吧～～后来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卓新平所长的课件明确说了不让大家拷，不是也拷给大家了嘛？这道道我们非桃花源中人，也就说不清楚了。

*下午是四司副司长赵忠海讲课，讲的是《加强和改进宗教院校工作》。赵司长是一个性情中人，没有课件，是随口给讲的——他手上拿了个小本本，可能是写的备忘具体数据吧，不过也没有咋翻。这显示了他的业务极其熟悉。*

*赵司长先是回顾了文革后的宗教院校情况，说八、九十年代宗教院校井喷，各宗教总共有三百多所宗教院校，有国务院批的，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的，有的是省统战部或省宗教局批的，还有市统战部、市宗教局批的，甚至有县统战部、县宗教局批的。后来统一了，只有国家宗教局能批。到2015年，全国总共有八十二所宗教院校，其中佛教34所，在校学生4000人左右；道教6所，还有4所在筹办，在校学生三、四百人；伊斯兰教有10所，在校生不到2000人；天主教8所，在校生不到1000人；基督教21所，约3500人。三十年来，全国各宗教院校统计到的，总共毕业了40000人左右。*

*赵司长然后讲了讲规章制度、法制建设的问题，讲了统编教材的事儿，还说了宗教院校办学条件的问题，按他的介绍，给各宗教院校支持了不少的钱，而且好象国家宗教局批准的每一所院校，应该都有配套的钱，这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赵司长也讲了宗教院校不足的地方，主要有这些：一是贯彻办学方针不力的问题；二，规范化管理不够，甚至出现有僵尸学校；三是经费困难问题；四是毕业生就业问题。其中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赵司长拿伊斯兰教为例子，讲了不少。*

*最后赵司长讲了下一步国宗局对于宗教院校要作的事：要对各宗教院校进行教学评估，评估后划出重点院校，把资源向重点院校倾斜；着力让办学机制进一步优化，现在有全国性院校、大区性院校、地方性院校，以后要改成全国院校、地方院校两级；要引导宗教团体负责任，不能各省级团体办了学校，却不管不问；要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宗教院校投入、加强对宗教院校的领导。*

7月7日上午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孙建杭教授讲课，讲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孙教授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是著名教授，全国各地开过讲座，但题目基本上变化不大，不过是内容随时更新。象《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这个题目，仅在网上就发现他在北京、浙江、四川、江苏等多地讲过。孙教授讲课内容实在丰富，按照他的PPT，本来他要讲三个内容，结果开场白就讲了一个半小时，第一个内容是国际环境的新变化，1945年之后两大集团形成，这局面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1991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独霸天下，因为它实在太强大了，联合国限制不了它，其标志就是两次伊拉克战争。2008年到现在，多强出现，大国博弈。2008年金融危机是个节点。通常我们多是把9·11当成一个标志，这里他没有。

孙教授讲座中对将军们极其不满，他讲了一个公案：他一次打出租车，上了出租车司机却不认识道，孙教授说，我认识，我给你指路。到上路之后，司机就一路给他讲前些天中央开了什么会之类的。某位将军写了篇让民众激动的文章，在某次研讨会上发表，这就象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一样，业务不精通却老考虑些不该自己考虑的问题。战略问题是政治局该考虑的、是中央军委该考虑的，不是你一个少将该考虑的，将军该思考的是战术问题，是怎样具体打胜的问题。

孙教授的观点我有些不同意：诸葛亮一介村夫，考虑了天下大势，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成就了蜀汉三分天下有其一；毛主席一个小师范毕业，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先后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其实规划了中国后来的政治格局……别以为这是不务正业。当然，有个体制内外的区分。

孙教授讲座中说到了南海问题，透露了一些信息，是以前不知道的。

孙教授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没有讲，就超出了半个小时。他的课件也不让拷，说没有意思，因为形势变化太快，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没有英国脱欧问题等，所以课件两三个月不动的话，就成废的了。

*下午没上课，是组织大家分组讨论，总共分了五个组，我分在第二组。四司梅光泉副司长随我们组一起讨论的。这一组里头黑龙江宗教局二处马国利处长的发言比较犀利，说国家政策中各宗教平等，但其实事实上不平等，他举了宁夏伊斯兰经经学院，明确了是正厅级，编制明确是事业编制，国家全额拨款；河南佛学院是副厅级等。他们黑龙江，本来已经同意给编制了，但省长批示不行，就又黄了。估计马处长是具体做宗教院校事儿的，受了些委屈，所以说得很激动，有些语无伦次。*

*马处长还说，中国是文件治国，现在来给我们培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习主席讲话，确实也形成了中央16号文件，但接下来的具体配套办法到底啥时候能够出台？他曾经拿着领导讲话去找相关部门办事，相关部门说我们只认文件，领导讲话是不能作为办事依据的。*

*江苏宗教局说他们有一个武进佛学院，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佛学院。*

*我自己谈了这么几个问题：一，招生现在能不能明确让各佛学院都可以招在家居士，因为浙江象普陀山，国宗局批准他们招了在家学生，而其他佛学院没有，按照法学界的通行原则，“法无禁止即可行”，我不知道有没有明确不允许招在家学生的文件，大家都是这么说，到底文件依据在哪里？*

*二，赵忠海副司长说接下来要作教学评估，根据高校这几年的反应，教育部的评估太折腾大家，导致大量造假行为出现。我们能不能不实行，若实在要实行，不能有学生评价老师的环节，我们佛学院前几年实行了学生评价老师，带来极大的负面效果——老师严格了，学生们会他评价很低，要是连续评价很低的话，接下来宗教院校要实行教师资格证制度、还评聘分离，若学生评价很低的话，我们还咋聘这位老师呢？*

*三，通编教材是很不合适的，以前河北佛学院编过教材，连他们自己也不使用。国家宗教局的通编教材，基本上是我们宗教局安排人来上的，可以说是一肚子意见。我自己编了因明教材，也只是作为参考书而已，每次讲都有变动。不在教学第一线的人才会嚷着要通编教材的。宗教本就有丰富性，正因为这思想的丰富性，才能度化不同的众生，要是使用统一教材的话，思想成统一了，恰恰丧失了宗教内涵的丰富性。*

*浙江道教学院谢询副院长说到，他们确实是政府给拨钱的，但都得以文化、景区等名目，啥时候才能名正言顺地以宗教的名义呢？*

7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讲课，他讲的是《世界宗教形势与中国宗教工作》，吸取了听张局长课的教训，我就录了一下音，准备给记录出来，但卓教授后来专门让戴司长刻意强调，不能外传。

卓教授说，“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不一定贴切，仅供大家参考”，说实在的，既然对自己的观点根本没有自信，何敢拿出来讲？而且卓教授是影响国策的人物，以自己都还在含糊着的观点，来影响国策，是不是不负责任呢？

卓教授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政治现状与世界宗教形势”。其中提到了南海局势，国际法庭要7·12仲裁；提到了我国的“走出去”合作项目受挫；提到了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等。

关于宗教基本情况，卓教授PPT上用的是美国皮尤中心的数据，发挥时用了零点公司的数据、华东师大的数据、北大的数据等等。课件上还有许多地方写着“未公开发布”。卓教授介绍了世界宗教情况，并分析了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宗教存在及发展的展望与思考”。卓教授先说了中国社会里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他主要讲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提示说要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排斥宗教，宗教就会真的成为国家发展的消极因素，他引用了前国宗局叶小文局长的话：非要把宗教当成敌人的话，那它总有一天会真的变成敌人。

接着卓教授分析了中国当代宗教的情况，提到了中国宗教问题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问题，因为这脱节，导致宗教领袖及精英人士陷入两难：党与教有着内在的根本性分裂——按主流思路则必须否定其宗教，按宗教信念则很难去适应对其的根本否定；与主流意识贴得越紧，其距离则与虔信者拉得越远……这最终会导致一批宗教精英彻底脱离主流意识体制而另行发展，成为社会另一种选择的一股力量。社会的分裂则很难避免。（见其PPT第37页）

卓教授是一个影响国策的人物，他的这种说法，其描述，对政治、对宗教，都是极其的可怕！“天意难测”、“天意难测”……

接下来卓教授把各教分开提现状、提问题，其中佛教提到了经济参与，括号里注明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上市、承包、卖高香等，不过他明确说了这里头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因素。他说到藏传佛教影响被十四世达赖所掌控的情况，也说到南传佛教多半寺庙被外来主持所掌管的问题。卓教授有这样的话，“我国舆论虽然承认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却在世界观上对之仍根本否定，故使佛教从根本上难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待……境内主流意识对佛教之推，与境外政要对佛教之拉，最终可能会形成佛教外化的合力与动力。如何有效有利处理好宗教认同，值得高度警惕。”确实，卓教授毕竟只是学者，只能间接影响国策，国家的主导者还是政治家。

卓教授在讲演中比较了少林寺的走出去与孔子学院的走出去，说孔子学院在好多地方被抵制，而少林寺则从来没有。

介绍过各宗教情况之后，卓教授总结说，“由于宗教信仰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不能获得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认可、肯定，其民间性、地下性、隐蔽性、转换性、甚至非法性发展就成为了事实存在，给我们的宗教理解和宗教治理带来了挑战。对此，我们仍缺乏冷静、睿智的思考，故而没有特别有效的举措。”

第三个问题“对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新精神的解读”。几个重要的地方，一，宗教问题是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这个是一贯的。二，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三，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四，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五，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六，宗教工作的法制化。

总之，“中国社会看待宗教的眼神、对待宗教的态度，需要调整。要在理论、法律、组织、体制、建构、精神等领域让宗教与中国社会协调、为中国社会所用，增加其正功能、正能量，消除或减少其负面影响。关键是要把宗教信仰者看作基本群众，不要认为这一群体就是低人一等的愚民，宗教工作者对宗教信仰问题一定要真正了解、认真研究。”

卓教授讲课中间说到，中央高层和地方政府之间，事实上是有不一致的，高层的战略，到了地方，着重点变成了利益。

*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王易教授讲课，讲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王教授是从南怀瑾先生的一个比喻说起的，“儒家，粮食店；道家，药店；佛家，百货店”。王教授的逻辑是按照费孝通先生（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乡土中国》来的。*

*王教授主要讲了一，天人关系，天一合一导出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二，人我关系，推己及人导出了仁爱和谐的人伦秩序；三，家国关系，家国同构导出了以孝求忠的德治主义。*

*第一个问题王教授主要是就《易经》的乾卦而展开的，第二个问题王教授主要就《论语》、《孟子》而展开的。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就《孝经》、《大学》而展开的。*

*在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王教授引用了《庄子》里头的“濠梁之辩”，他有点断章取义了，为了符合他的所讲，把庄子的回答给截掉了。*

*当时问答用白话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庄子说，你看鱼游得多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你咋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你咋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知道鱼快乐；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快乐。庄子说，不对，你说了“你不是鱼，你咋知道鱼快乐呢？”你这话就已经说明你认可了鱼快乐，你只是不知道我是咋知道的，我只需要告诉你我是咋知道的就可以了。*

*王教授把庄子最后的一个回答给截掉了。*

7月9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讲课，讲的《如何办好大学》。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确立正确的大学理念。一，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最早的大学确实是的，是由教师、学生共同组成的探索学问的，大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探索学问、追求真理是唯一目标，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平等而密切的关系，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发展智力，推进学说，在密切的交往中发展个性，完善人格。但后来，因为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服务站理念出现，使得大学里教学和科研割裂了。

二，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一定是高深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若不是高深学问，不需要大学。高深学问有学理性高深、应用性高深的不同。学理性高深学问在综合大学里，应用性高深学问在单科大学里。

三，大学是探索、传播普遍学问和专门学问的场所。刘教授以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剑桥大学等，说这些是传播普遍学问的。而麻省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加州理工学院等也是世界名校，但是传播专门学问的。

四，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刘教授举了九十年代北京科技大学某副教授卖菜饼的事儿，以此为引子展开讨论的。

五，大学是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刘教授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一定不能社会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这样的跟风绝对不行，大学一定要引领社会风潮。

第二个问题是，遵循科学的办学思路。刘教授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为例，强调求是崇真才是大学的宗旨，绝对不能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权力。

教学、科研是大学的中心职能。

教师队伍是大学品质的保证。

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大学的基本原则。

第三个问题是探索个性化的发展模式。刘教授还是以牛津和哈佛为例，耶鲁大学是保守，哈佛大学则勇于创新。关于保守，刘教授引用了耶鲁著名教授的话，“让哈佛去试验吧，我们努力从他们的试验中获益，他们在试验方面比我们强”，也就是说，耶鲁用的都是经过试验是正确的——保守并不是毛病。

总之，大学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模式，每所大学都是独特的。

刘教授满口的外国教育家的名字，我实在记不住。

下午四司戴晨京司长讲课，她讲的是《学习贯彻全国宗教会议精神》。在开始之前让上海道教学院王驰教务长介绍了上海道教学院的情况，让宁夏伊斯兰教学院介绍了他们的制度建设情况。戴司长讲的时间不是太多，主要是谈她自己参加全国宗教会议的情况，以及她的心得。和张彦通副局长、卓新平教授传达的精神放在一起，她们讲的重点不太一样，当然，要是一样的话，就不正常了。最后给大家发结业证书，就算培训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马上就离开养怡山庄，乘火车到秦皇岛去看望张忠义老师。张忠义老师精神实在可嘉，中风后遗症，语言表达十分吃力，但是仍然召集他的课题组开会。10号他们开会，上午我到张老师家里，张老师很激动，让我说对他们因明研究的评价。学问嘛，我也就毫不客气，说要是按逻辑来研究因明，就彻底违背了佛教的精神：逻辑根本没有新知识产生，只是实践有用而已。那么根本就破不了所知障，不能破所知障，那么，它就成没用的了。我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有点儿毁灭性。高老师当时在边儿，给我作了一个《辩才无碍之刚晓法师》，我让他别传，发给我自己看看就是了。因为年龄的问题，我现在已经不想引人注目了。

随后，我乘中午的火车回来，到杭州已经晚上了。

感恩

一，国家宗教局这次能够专门给宗教院校培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而以前总是会长呀什么的来培训，都是领导阶层，这表明宗教院校在国宗局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

二，感谢各位授课的老师。象张彦通副局长、卓新平教授等，通过他们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高层的难处，也知道了其实各级党政领导未必能够明白中央的战略意图。我更想到1937年毛主席给彭德怀、林彪等反复解释共产党的战略布局（说实在的，彭老总始终没有明白）。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林林总总的传达、学习、培训等，都是这个意思，中央高层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明白——我们中国主流社会在思想上要真的把宗教当朋友，宗教也要主动中国化。这才是全国宗教会议的绝对核心，其他的都是枝叶。

2016年7月12日

附：

**深 刻 领 会**

在整个三国时期，魏国强大，吴、蜀弱小。吴、蜀两个集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认识到，只有两家联合，才能避免被曹魏各个击破。但是，一个人与一个人认识的程度是不同的。蜀国这边诸葛亮认识程度最高，而关羽认识程度就比较低，关羽记住了，背会了，也不理解，至少不算深刻领会。

庞统牺牲后，刘备召诸葛亮到益州前线，诸葛亮把镇守荆州的任务交给了关羽。诸葛亮取出印绶，云长双手来接，孔明擎着印曰：“这干系全在将军身上”…… 孔明曰：“倘曹操引兵到来，当如之何？”云长曰：“以力拒之。”孔明曰：“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云长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洲危矣。吾有八字，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云长问：“哪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云长曰：“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孔明这才将印绶交给关羽。

想想这一细节吧。云长已经伸手来接印绶，但诸葛亮擎印在手，并不交给他，而是先把保守荆州的总路线交代透彻，关羽也表态：“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想必关羽能够记住，也不能说关羽没有一点理解，没有领会一点，但领会得肯定不深刻，不透彻。

刘备得了西川，自立为汉中王，并报朝廷，丞相曹操大怒，欲征讨刘备，但司马懿建议说，不必劳费军力。因为孙权欲得荆州久矣，可以联合孙权，让孙权攻荆州（关羽守），我们攻西川（刘备守），刘备首尾不能相顾，可能一举将他灭掉。

孙权这边，顾雍、诸葛瑾站到“孙刘联合，避免被各个击破”的大战略高度，主张应该首先与关羽联合，如果关羽不联合，则与曹操联合，取得荆州，也可以接受。派诸葛瑾赴荆州试探：“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关羽勃然大怒：“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休再多言！”遂传左右逐出。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不敢隐匿，遂以实告。孙权大怒，与关羽联合宣告失败，于是决定联合曹操，共破刘备。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关羽丧失了荆州，父子被杀，孙权集团终于夺取了荆州。关羽不理解、不珍惜孙刘联盟，没有深刻领会诸葛亮联孙抗曹的战略思想，导致刘备集团遭受重大损失。

关羽对联合孙权的重要思想领会不深，如果领会深一些，即使不应允孙权求亲，但至少不能破口大骂，至少不能将媒人逐出，至少应该好言抚之。但是如果问诸葛亮交代保守荆州那八个字，相信关羽一定记得，不会忘记，也不会记错。但真是没有深刻领会。

对重大战略思想没有深刻领会的还有刘备。刘备早先无所谓战略思想，只是一个想弄点事的野心家，诸葛亮隆中对策给他定了战略策略。刘备也算聪明人，马上领悟了，自称“茅塞顿开”：谋求三国鼎立，大三角形上弄一条边。但是他的理解也很难说非常到位。如，关羽死后，刘备对当时情况的判断、决策就偏离了隆中对策，要举全国之力灭吴，赵云劝止不住，诸葛亮带领百官进谏也不行，怏怏地说道：“要是法正还在，一定能制止主上之行”。在强大的曹魏面前，吴国是自己可以利用的外援，自己为什么要灭掉外援？那样还符合谋求三国鼎立的大战略吗？刘备孤注一掷，带领七十万大军征吴，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自己也死在了半路上。

记住了、背会了，并不等于深刻领会了。记住了、背会了是在别人提问时能够想起来，说出来，是意识层面；领会了，是没有想起来、说出来，但在办事时体现了出来，是无意识境界。

领导人除了提出战略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让下面的干部深刻领会这一思想，领会越深刻，在实际工作中才越能贯彻这一思想。所以，领导人要就重要战略思想对下面干部进行教育。这非常必要。

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后，老人家他们决定停止内战，接受政府领导，军队也接受改编，不叫红军，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但是，那样不是投降了吗？自己可能消亡。怎么办？老人家和少奇他们提出了“独立自主游击战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思路。有人理解不到位。独立自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老听中正他们，虽然接受改编；游击战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打硬仗，不能搞血肉长城，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敌后是什么意思，就不是抗日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不是敌后，那是前线；根据地是什么意思，那是地盘。诸葛亮在周瑜组织赤壁大战时占了荆州，就是“开辟了敌后抗曹根据地”。到1937年9月，老人家给彭德怀、林彪等将领发了5封电报，反复解释“独立自主游击战”思想，要求“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但是直到12月，理论水平和地位高如王明者，还是不理解。相信“独立自主游击战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几个字谁都记住了，王明竟还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真是糊涂透顶！按他的想法听蒋中正政府吧，就没有自己党了。何止王明一人如此。少奇最领会个中奥妙，12月会议上竟不少人要批判人家。老人家发现少奇比许多人高明，发现人才了，少奇迅速崛起，不久地位跑到朱周前头，仅次于老人家，而少奇也屡献奇策，成为xxx思想的重要贡献者。半个多世纪后，现在多数人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老人家和少奇的水平。仍需要学习。

后来真理标准、三个代表，上面都要求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个字很好背会，但是，其本意是除了实践，连老人家的话也不能作为标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好背，但重点是“最广大”，原来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一个“最广大”，就可以了。如此等等。这么久了，恐怕真有人不懂。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不懂。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来有个高级干部在电台上做访谈节目，讲的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恐怕那家电台的编辑和那位高干一样，也不理解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教育对领导人真的很重要。

任何一项工作，都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领导人必须自己清楚，必须向下级干部讲清楚，务必“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否则工作就做不到位。有时，有些人跟着上级，比照他人也完成工作了，但他没有彻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没多想，反正上级要求这样，人家也是这样。一旦让他独立工作，独当一面，他就要出问题，就要搞出点乱子，就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肯动脑筋，提出战略思想的是领袖人才；经上级说明，能领会战略思想的是好干部，也能独挡一面；人家咋干就咋干，自己不理解意图、目标、任务的干部，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缺乏对工作思路的理解，但这种干部也可用，因为他们无知无畏，浅薄，自以为能，所以精神饱满，干劲大，只是不要让他独当一面，不可委以重任，否则他会给工作、事业造成损失，如关羽是也。知人善任是领导的职责，不能区分出手下干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安排适当岗位、工作，是当领导的失职。所以，让关羽留守荆州，而没有让赵云留守荆州，是诸葛亮之误也——后来的不少事证明赵云是领会战略意图的。